

青蛙變為王子

敘述者

單靠一個吻，恐怕公主也不能把青蛙變為王子，但根據進化論的故事，像青蛙這樣的兩棲類動物，確是能變成哺乳類動物，這當然包括王子。

今日，進化論的理論被認為是已確立的事實，但過往並非如此。

創世記對起源的奧秘作了簡單的一瞥。

這是一位至高的創造者對這墮落世界的啟示 - 這是從來很少人懷疑的真理，直至一個半世紀以前，一位業餘自然學家開始了一個發現的旅程，並以一個異端性的見解震撼整個世界。

查利斯.達爾文在探索格露拉浦高島的焦熔岩床的時候，他着迷於那裡奇特的野外生態。

他見到隔離在不同島嶼上的巨型烏龜，有著不同的大小和形狀，於是想像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而烏龜也在不停地改變的話，牠們最終可轉化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牛津大學的李察.達更斯博士是公共科學認知系的教授。

他是幾本最暢銷書的作者，也是其中一位最著名的達爾文維護者。

達更斯

我認為生命的大奧秘就是要解釋，生命的複雜性從哪兒來。

另一種關於複雜性的說法就是信息。

信息是量度複雜性的一種方法。

生命的複雜性不僅純粹是複雜性，它更指到生物的適應能力，生物不但複雜，牠們也行動和求存。

牠們竭盡所能去求生，尤如設計美好的機器，為求存而設計的機器。

敘述者

但並非所有專家都同意生命的複雜性是由大量幸運的改變所累積而來的。

越來越多反對者質疑達爾文的理論。

分子生物學家米高.丹敦博士，是新西蘭奧他高大學的高級研究員。

他聲稱達爾文學說是一個「瀕臨危機的理論」，因為它假設了所謂進化的「事實」，然而卻不能解釋所假設的轉化，是怎樣從簡單的生命形式，透過隨機的過程變成複雜的生物。

丹頓

我不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有任何近似於如許多生物學家所聲稱的已被確立的事實。

我稱之為20世紀宇宙學或宇宙起源的最大神話，這是我仍然主張的觀點。在生物科學中抑或在最近20年提昇的科學知識中，我從未找到任何可以改變那基本的，我自己的基本信念：達爾文學說是一個不足夠的解釋。

敘述者

達爾文的見解是今日因襲的智慧，而且被認為是一個已被確立的事實，簡單的生物形態經過幾百萬年的漸變，進化成為今日我們所知道的各樣生命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而不是源於一位至高創造主的設計。

達更斯

當然，最令人費解的是這一切的複雜性從何而來，這一切的信息從何而來？

它斷不可能從偶然的機會而來。

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可以有像鳥一般的複雜，或像鳥、人或刺蝟一樣美好的設計，是出於偶然。這是絕對不可能。

因為從無有、無複雜性、無信息，到現代生物的極其複雜性，依靠一次偶發的機會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就如擲一千次骰子，每次都要得到六。這是絕不可能的。

但如果你容許某一代有一點的幸運，而下一代也有一點幸運，然後下一代也有一點幸運，把這些幸運一步，一步，一步的加來，那你就可以從任何程度的簡單到達任何程度的複雜性。

你所需要的只是時間。

所以它從哪兒來？

它是經由自然淘汰的漸進進化過程而來的。

敘述者

被現代科學世界視為當然的是：古代的魚類從原始海洋中爬出來，成為兩棲類動物。

兩棲類變成爬行類；爬行類變成哺乳類。

進化論人士聲稱其他爬行類脫下了牠們的鱗片，長出羽毛，飛上天空成為鳥。

但爬行類與飛鳥是十分不同的。

爬行類沒有翼和羽毛的基因信息。

要將爬行動物變成飛鳥，必須加上大量複雜的信息。

達爾文解釋說，加上一點的幸運，累積足夠的小改變，甚至能夠把爬行動物變成飛鳥。

米高·丹頓說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丹頓

我們以從生物領域中找到很多例子，是超越了簡單的達爾文機制所能夠解釋的。

就如飛鳥的肺、羽毛、可孵化的蛋、細菌的鞭毛。

我的意思是說在大自然裡，真的有大量這些獨特的，像手錶一般複雜的系統。

若要這些系統能夠運作，你需要A, B, C, D等等，都要到位，互相連鎖在一起，然後才可以運作。

實在很難看見這些系統運作能經由沒有方向性的過程而達致。

你可以用羽毛作一個例子。

飛鳥的羽毛是十分複雜的結構：由很多細小互相緊扣著的勾和羽枝，將羽毛的不同部份連在一起。

就是羽毛這些微細的調節，讓它能夠飛。

但達爾文的進化模式卻要求中間性的產物也能夠完全發揮功能。

我不能想像，你如何不經歷這些在生物學觀點上其實不能運作的結構，就能達到這個果效。

敘述者

爬行動物和飛鳥有着完全不同的繁殖和呼吸系統。

在爬行動物的肺，空氣是透過一條管進出，這條管的末端是很多細小的氣袋。

但對飛鳥來說，空氣是從一個方向不斷地流入肺部，經由連接在一起的氣袋的複雜系統，與中空的骨骼相連。

達爾文學者聲稱爬行動物的肺透過很多中間階段，演化成鳥類的肺。

但米高·丹頓說半成形的肺是不能運作的，因為這種過渡期的形式不能呼吸。

任何中間階段的出現都會引致絕種。

丹頓

飛鳥的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如細胞或羽毛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系統，非常、非常獨特，非常複雜。

作為呼吸性的氣體交換，所有結構和其序列都要到位。

按我所見，這只能理解 … 是自然界中最完美的例子之一：就是一個包含著很多互動元件的高度複雜系統。

所有東西都要到位，就如每隻飛鳥的肺一樣，才可以運作。

以我來看，這個飛鳥的肺的例子是達爾文派學者很棘手的難題。

我的意思是：我不能想像這類的肺和其他同類的東西，能透過積累很多隨機的微小改變而產生。

敘述者

由簡單的生物型態進化到更複雜的型態，需要輸入大量新信息。

一個微生物的遺傳因子 (DNA) 有兩本 500 頁書這樣多的基因編碼。

人類的遺傳因子就相等於 1000 本書。

將微生物轉化成一個人，意味着要加入一整個圖書館的新信息。

到底這些新信息從何而來？

沃華滋教授是一信息理論的專家，也是德國賓士域國家物理及科技學院的主管。

他說透過選擇僥倖的進步，從簡單的生物型態進化到複雜的生物型態，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新的信息。

滋

進化論最大的難題是信息的起源。信息從哪兒來？

不可能是從一個簡單的生物變成一隻大象或者一個人。

它需要很大量的信息，而信息是不可能透過隨機的過程得來。

敘述者

達爾文學派說新信息是從基因的突變，一代一代的傳下來。

基因突變是隨機的錯誤，就像抄寫文章時出錯一樣。

根據進化論人仕所說，突變中最好的東西會透過自然選擇的過程被保存下來。

達更斯

分子基因學最終提供了詳細的證據，絕對沒有人可以抗辯的證據，有如人類文字中字母的改變，分子學證據實在詳細顯示，在遺傳因子(DNA)中文字的轉變。

這些改變實際是描寫在解剖學上歷代的改變，而這些是達爾文自己已經能夠看見的。

敘述者

基因的突變是由於基因受到破壞，往往是因著暴露於輻射或有毒化學物之下所產生。

有些突變沒有影響，但大部份是有害，甚至往往是致命的。

雖然大部份的突變是有害，但有些突變卻可能是有益的。

達爾文派學者聲稱進化就發生在這些罕有的有益突變上，透過自然選擇的過程所積累而成。

格拉浦高島是「進化論的展示室」，是各國科學家研究的獨特野生生態所在地。

在這裏，遊客可以見到不會飛的鷦鷯作為一個有益突變的進化例子。

格拉浦高島鷦鷯已失掉了翼的基因信息，當牠們沒有翼，就可以游泳和潛水得很好。這可能是一個好處。

格拉浦高島的導遊解釋說，因著這個明顯的好處，那些不能飛的鷦鷯留下更多的後代，所以透過自然選擇的過程，牠能夠存活下來，而那些有翼的飛鳥就死掉。

當

不能飛的鷦鷯事實上是退化的突變，它失去了造翼的信息。
所有突變的例子，甚至包括有益的突變，事實上是流失信息。
當中沒有新的基因信息。
進化論聲稱是「進化在進行中」的例子，事實上只是生物多樣性的例子。
抗生素抗藥性、除蟲劑抗藥性、斑點蛾……
所有這些都是現存基因信息重組或基因信息流失的例子。
這並沒有新的基因信息。

丹頓

若你拒絕相信偶發，無方向性的偶發，能足夠解釋地球上的生物現象，那你就需要具設計的假設作為唯一的選擇。
我想當你注視，當你注視到自然的定律和注視這個宇宙，你有這兩種彼此衝突的可能性。
你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一位超越的希伯來人的上帝，創造世界及建構所有自然定律，或者你的另一可能性，就是宇宙本身是一個有機體，是一個有自我組織能力的系統。

敘述者

在耶路撒冷的哭牆，正統猶太人敬拜創造的上帝。
根據創世記，我們的存在是透過設計，而不是出於偶然。

以色列生物物理學家，土必拿博士，具有獨特的資格去評論突變在進化理論中的角色。

他是物理學和信息數學的專家，他作為約翰.學堅士大學的學者，對DNA信號 / 雜音的關係作了研究。

他在一些關於理論和數學進化生物學的尖端科學期刊發表論文。

他相信證據支持聖經的說法，就是上帝創造一些基本種類，經過漫長的日子，牠們為了適應環境，變得多元化。

土必拿

我實在不相信這新達爾文模式能解釋大規模的進化。

它們實在解釋不到信息怎樣增多起來。

這是極不可能，由很多很小步的進化、很多微少的改變，可以累積成為一個大的改變。

這不僅在數學層面上是不可能，在理論層面，以致在實驗上亦找不到一個突變真的能增加信息。

事實上我所見到的每一個有益的突變，都是減少信息，失掉信息。

敘述者

柏斯的澳洲皇家展覽廳是一個展示你的純種動物的地方。

如果突變和自然選擇不能增加基因的複雜性，那麼人為的揀選又如何呢？

選擇性的繁殖能出產很多不同的品種，但這樣的改變是否有限度呢？

達更斯

查李斯.達爾文自己都很喜歡飼養家畜。

一個很好的方法去看這問題就是：假設你需要做一個實驗，真正用實驗的方法去示範，這種選擇是否行得通，你可以怎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就是說，這可花上千年的時間。

但在這一千年的時間裏，我可以在每一代都繁殖我希望有的特質。

然後在其後的一千年，我們要做的就是在每一代都模擬一個自然選擇的環境，選擇那些擁有我們所想要的特質的動物，為牠們配種。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幾千年間，例如把一隻狼變成一隻獅子狗，那麼在你可以推算這過程，再過了10億年，可以演變有多遠。

當

你可以用千百萬年去繁殖狗，但如果你沒有新的基因信息，牠們始終都是狗。

進化論的問題是，它沒有途徑去提供新的基因信息。

自然選擇及繁殖或者是人工選擇都會引致基因信息的流失。

若我們以長毛的狗為例，我們只選長毛的狗來繁殖。

在當中選出長毛的小狗，讓牠們在將來繼續繁殖。最終我們會得出一個品種的狗一個集中所有長毛基因的品種。

但這表示這種狗永遠都不會生短毛的狗，因為牠已喪失短毛的基因，所以我們其實是失掉了基因信息。

自然選擇的過程也是這樣。

以狼為例，在冰河時期之前有不同的品種，有長毛、短毛。

在冰河時期，因著極寒冷的氣候，引致很多的短毛的狼死亡。

我們終於得出一個新的狼的品種，甚或一個新的物種，是能夠適應寒冷天氣的。

但這些適應同樣不牽涉到新的基因信息。

事實上這過程引致短毛基因信息的流失。

從新組合基因可以得出生物多元化。

甚至突變可以引起染色體的重組和一些退化性的改變或流失信息，都能產生多元化。

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突變與自然選擇，都會引致基因信息的流失。

所以能加增複雜性的進化是不可能發生的。

茲

新信息不可能從隨機的過程中產生。

你看見的電腦程式，它需要編程員。

你看見的一架車，它需要一個設計者。

如果你見到細胞中的生物信息，那麼你會說，亦是正確的結論，它需要一位創造者，祂造了程式、基因、製造蛋白質和各器官。

這是必須的，所以我們說進化是一個不可能的過程。

敍述者

每位學生都學過關於所謂馬的進化。

由一些細小多趾的馬，進化成為現代一趾的大馬。

但到底馬是否真的進化了？很多科學家都懷疑。

當

我們可以透過人工繁殖得出很多不同品種的馬，但他們仍然祇是馬。

可以有大的、小的、甚至是三根趾頭的。

進化論者將它們排列成一個順序，然後在下面加一個獾的化石，就說這是進化論的證據。

但如果你挪走獾的化石，那你有的祇是同一物種的不同品種而已。

馬生馬，這不算進化。

士必拿

大規模的進化所須要的信息實在不能由隨機的突變而來。

達爾文模式說這能夠，但從來沒有人用計算方法證明這能夠。

我卻能用計算方法證明它不能。

敘述者

達更斯教授，你能否提出一個基因突變的例子或者進化過程，當中能夠看到基因信息增多呢？

達更斯

(很久的等待)

這是達更斯博士的真實反應。

隨後，他請求關掉攝影機，讓他作出以下回答前，有時間思考。

有一個對進化論的普遍誤解，就是認為由魚變成爬行動物，由爬行動物變為哺育類動物。

當我們設法環顧四週，本應該可以發現我們的祖先，我們應該能見到魚與爬行動物之間，及爬行動物與哺乳類之間的過渡期生物。

我們應該見到像魚之類的東西，正準備成為爬行動物。

但當然這完全不是實況。

魚是現代動物，就像我們一樣這般現代。

牠們的祖先與我們的祖先同一位。

在三億年前，地球上應該有一位同是現代魚類的祖先和現代人類的祖先。

那位祖先，如果你在現場的話，你會見到一條魚，走出陸地的第一步，成為一種類似兩棲類動物的最初形的階段。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今日是不會見到的。

士必拿

如果要相信新達爾文派的解釋，你會說信息是一步步的慢慢建立起來，每次一點點。

如果你研究這類事情發生的數學運作，你必須假設在每一個階段的進化，會有非常多的可能突變發生，這些突變是有適應性的。

如果當中有非常多的突變發生，我們今日應該能夠找到一些的。

但事實上我們找不到。

所有已在分子層面上進行研究的突變，都顯示生物體是流失信息，而並非增多。

敍述者

創世記對創造的論述指出，基本上今日有的基因信息已存在於原本的物種中，所以在每個種類中，可以有很多品種，但都屬於同一類，不能從基本的種類轉到另一類。

米高.丹頓相信信息只能來自於一位智慧源頭。

米高.丹頓

我傾向認為證據指向猶太基督教傳統中的一位超越的希伯來上帝。

一位外在的創造者造成世界，並且給予它秩序、模式及終極目的。

而且我想這與證據相符。它與證據相符。

當

正如一本書的信息必須出於一位智慧源頭，在生物中大量的基因信息必然也從一位有智慧的創造者而來。

證據符合聖經的模式，當中有很大量的基因信息從起初創造的時候就存在，容讓某物種在適應的過程中退化。

信息從開始便需要被規劃在生物體之中。

生物不是進化出來，而是被創造出來的。

茲

如果你讀聖經，你會看到創造者。

這位創造者造出所有的東西，包括物質的過程及信息。

敘述者

進化論者相信複雜的生命型態是從簡單的生命型態而來，但憑隨機的過程和透過天然的選擇是不能解釋的，這過程亦從未被觀察過或加以重覆。

由僥倖機會所導致的微小改變的積累，從未被證實能增加信息或增加複雜性。

創造論者相信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一位創造者。

狗可以多毛或者無毛，而青蛙可以有斑點或是綠色，但狗仍然是狗，而青蛙也永遠是青蛙，甚至是從公主而來的一吻也不能使青蛙成為王子。